

藏族英语学习者时态习得困难研究：基于学习者认知视角的质性探索

吕飞 刘耀欣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er.v9i8.7339

[摘要] 藏族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动词时态、体和语态方面时明显有困难，然而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五位藏族英语学习者的认知数据，结合藏英语法体系的比较分析，系统探讨其困难成因及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困难源于教学方式、语言基础、环境限制及跨语言影响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以应试为导向的教学导致了学习者注重形式记忆，而轻实际运用；藏语的相对时态与英语的绝对时态，有系统性差异，这使过去分词和被动语态成为特殊难点；此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媒介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冲突；而缺乏真实英语使用环境则制约了学习者时态运用能力的巩固与提升。本研究建议，在教学中加强针对性输入与互动，注重藏英时态系统的对比教学，并关注少数民族学习者三语习得中的特殊认知负担。

[关键词] 藏族英语学习者；时态习得；质性研究；三语习得；语言迁移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Tense Acquisition by Tibetan Learner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from the Learners' Cognitive Perspective

Fei Lyu, Yaixin Li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ansu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ibetan English learners generally encounter prominent difficulties in acquiring English verb tenses, aspects and voices, while relevant in-depth research remains insufficient. Adopt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collects cognitive data from five Tibetan English learner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ibetan and English grammatical syste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ause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ense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such difficulties stem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teaching modes, linguistic founda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Specifically, exam-oriented teaching drives learners to prioritize formal mechanical memorization rather than practical language application.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lative tense system of Tibetan and the absolute tense system of English make past participles and passive voice the major learning obstacles. Additionally, Chinese, as the intermediate second language, further intensifies learners' cognitive conflicts. The lack of authentic English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also hinders the consolid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tense application competen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strengthen targeted language input and interactive practice, highlight contras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and English tense system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unique cognitive burden of ethnic minority learners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words: Tibetan English learners; tense acquisi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ransfer

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藏族人口约七百万，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藏族学生的英语教育具有其特殊性：英语通常是他们的第三语

言，通过第二语言——汉语——来学习。尽管藏语本身拥有时态、体和动词变化形式，藏族学习者在英语动词时态的使用上却普遍存在显著困难。这一现象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现有文献对藏族英语学习者时

态习得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多数研究集中于汉语母语者的时态习得，而针对藏族母语者的研究较为稀缺。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藏族英语学习者在时态和体习得方面面临困难的深层原因，揭示其认知机制与影响因素，从而为针对性教学干预提供依据。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参与本研究的藏族英语学习者认为，在理解和使用英语动词时态和体方面，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2）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与藏语和英语语法系统之间的异同相关？藏汉语作为先前习得语言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时态判断与使用？

藏族学生的英语教育起点差异较大。部分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程，但许多藏族学生直到初中甚至高中阶段才开始接触英语。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语言可能是汉语或藏语，且英语教学方法存在较大差异。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藏族学生的课堂教学、考试和教材大多以汉语进行。相比汉族学生，藏族学生的英语入学水平普遍较低，且课外使用英语的自然机会极为有限。英语作为第三语言，通过第二语言汉语来习得，使藏族学习者在语音、形态、句法和概念层面面临显著的学习负担（Zhang et al., 2020）。

1 文献综述

1.1 支架式学习与语言迁移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积极参与而发生的（Saville-Troike, 2006）。“最近发展区”概念指学习者在无帮助下所能达到的水平与在帮助下所能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教师可通过在该区域内提供支架式教学，帮助学习者从他人调节过渡到自我调节。从互动主义的视角来看，成功的语言习得依赖于学习者在能够接受性参与和产出性参与并接受反馈的环境中进行互动。因此，深入了解学习者当前的语言发展状况和困难，有助于设计适切的教学材料。

语言迁移研究表明，母语对二语习得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Saville-Troike, 2006）。在时态和体系统的习得中，母语的影响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跨语言影响不仅来自母语，先前习得的其他语言也会产生影响，其中与目标语在类型上最为接近的语言影响最大。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汉语和英语在基本语序（主谓宾）和形容词位置方面较为接近，而藏语为“主宾谓”结构，形容词后置。三种语言的语序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语序对比

语言	句子结构	形容词位置
英语	主谓宾	名词前
汉语	主谓宾	名词前
藏语	主宾谓	名词后

表1说明，英语基本语序在类型上更接近汉语而非藏语，因此汉语对藏族学习者的英语句法习得可能产生较强的迁移影响。然而在时态层面，情况则更为复杂：藏语与英语一样使用形态和词汇手段标示时态，而汉语动词则没有时态变化，依赖时间副词和语境。

1.2 藏英时态、体与语态的对比分析

时态指“时间位置的语法化表达”。藏语的时态系统与英语存在根本性差异：藏语采用相对时态，句子的整体时态由时间状语短语和多个子句中最后动词的时态决定，而非每个动词独立标示时态（丹珍央金等, 2015）。为说明藏语动词助词与时态的关系，表2提供了具体示例。

表2 动词助词与时态示例

时态	藏语	藏语转写	英语翻译
过去	ངས་ཁ་ལག་བཟོས་པ་ཡིན།	nga khalag bzos pa yin	I cooked food.
现在	ངས་ཁ་ལག་བཟོ་གི་ཡིན།	nga khalag bzo gi yod	I am cooking food./I cook food.(regularly)
将来	ངས་ཁ་ལག་བཟོ་གི་ཡིན།	nga khalag bzo gi yin	I will cook food.

1.2.1 现在时比较

藏语现在时可表达当前进行的动作、重复性动作、普遍真理，还可表达过去某个时间点正在进行或当时正在进行的动作（Goldstein et al., 1991）。此外，藏语现在时标记在某些情况下有人称区分（第一人称与非第一人称），这是英语现在时所不具备的特征。

1.2.1 过去时比较

藏语过去时词干可用于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和过去的习惯，涵盖简单、进行和完成等多种体意义（Goldstein et al., 1991），这与英语一般过去时形成对比。

1.2.3 将来时比较

藏语将来时常用于表示“必要性、确定性和/或意向性”，也可表达第三人称习惯性动作和公认事实（Zeisler, 2004）。英语将来时可表达预感、预测、计划等，常用“going to”和“will”构成。

1.2.4 体与被动语态

英语进行体的结构是“be 动词 + 现在分词”。藏语可用专门助动词标出进行体，也可以不标记，靠语境判断。英语完成体使用“have/had + 过去分词”。藏语表达完成含义，大多依靠语境或是助动词。英语用“have/had+过去分词”的固定结构，专门界定完成语义。藏语却没有专属语法结构，大多依靠语境或是助动词，间接传递完成的含义。

关于被动语态，藏语有没有主动、被动的语法区分，学

界一直存有争议。观察语料能够发现，藏语常常省去动作发出者来表示被动，部分动词的非自控形式同样可以表达被动。英语被动语态通常由“be 动词相应时态形式+过去分词”构成，施事也常会省略。二者表达被动的方式差别很大，无法轻易一一对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参与者

鉴于相关研究较为有限，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便更充分地探索参与者的经验和对问题的理解，并在访谈过程中灵活地跟进新的研究方向。具体采用实践导向的质性研究策略，其目标在于产生可由实践者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知识。本次研究共纳入五位藏族英语学习者，具体信息可见表3。受访者均为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仍在积极寻求各类语言学习机会。所有访谈均通过微信线上开展。访谈以汉语为主要沟通语言，为了保障表达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受访者表达受限的情况下，可辅以藏语沟通，最大程度还原参与者的真实想法。

表3 参与者信息

参与者	年龄段	学习藏语年限	学习汉语年限	开始学习英语阶段	专注口语年限	英语口语水平（CEFR, 估算）
P1	18-25	5-6	14	初中	2.5	B1/B2
P2	26-35	20	16	初中	8	B2
P3	18-25	12	16	小学	2	B1
P6	26-35	20	15	初中	6-7	B1
P9	26-35	23	14	初中	6-7	A2

注：（1）表中列出参与者专注口语训练的年限，因所有参与者高等教育之前口语练习机会极少；（2）CEFR 等级为研究者根据访谈中参与者语言产出估算；（3）编号不连续因 P7、P8 为试点参与者，P9 为后期替补。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分四个阶段进行：（1）藏英语法对比文献研究；（2）试点访谈；（3）主访谈；（4）后续访谈与补充问题。

主访谈平均时长 60 分钟，采用半结构化形式，涵盖学习经历、时态使用困难、对藏族学习者总体问题的看法等方面。数据分析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法，遵循 Excel 主题编码方法。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学习者自我感知的主要困难

通过主题分析共归纳出六个核心主题（见表4），以下重点讨论教学与基础、语言、学习策略与环境几个关键主题。

表4 访谈中突出的主题

主题	描述
教学问题	教学选择对学生时态学习的影响
基础问题	英语基础对时态学习的影响
语言问题	特定时代的难易程度及原因
跨语言影响	藏语和汉语对时态学习的影响
学习策略	学生用于辅助时态学习的策略
环境	语言环境对学习的影响

3.1.1 教学方式与基础问题

受访学习者普遍反映，在初中阶段，英语的教和学是为了应试，他们死记硬背动词形式，缺乏对规则的深入理解和实际运用机会。其中一位表示：“我们在中学学习动词时，只是反复背诵过去、现在、将来时态的形式……考试答题时知道怎么用，但在讲英语时会忽略这些形式。”另一位参与者提到：“老师在课堂注重语法的讲解，我们觉得很无聊。”

此外，教师自身的英语能力也成为制约因素。受访者提到，不少教师英语水平有限，课堂多用汉语或藏语讲解，缺少英语语言输入。有一位参与者这样说道：“老师自身英语说得不好，学生又怎么能学好英语口语？”与此同时，部分学生初中前期英语底子薄弱，高年级阶段突然面临大量语法输入，导致认知负担过重，难以消化吸收所学内容。

3.1.2 过去分词与被动语态

四位受访者明确指出，过去分词的使用是他们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之一。另一位参与者困惑于“gone”和“done”这类形式是否必须与“have”连用，该学习者尝试将藏语中表达“做过、经历过”含义的助动词结构，与英语“have/had + 过去分词”结构建立类比，却未能发现二者明确的对应关系。还有一位表示，自己在实际语言输出时会刻意回避过去分词形式：“读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什么语法点，但实际运用中，我可能需要用过去分词，却误用了过去时。”

为理解这一困难的来源，表5展示藏语动词变位方式——以“做”（ཞུ་）为例，藏语语法将动词按四个独立形式呈现。

表5 藏语动词变位示例（“做”）

现在时	过去时	将来时	祈使式
ཞུ་	ཞུས་	ཞུ་	ཞུ་

上表中的呈现方式，容易让学习者把英语中“do、did、done”当成三个互不相关的单词死记硬背，而“done”和“did”的功能差别在学习者原有语言范式里没有对应点，从而造成持续困惑。

被动语态也是一个突出的语言问题。有参与者很难把英语被动语态和藏语语法结构匹配起来。他认为藏语没有清晰的主被动之分，所以理解和使用英语被动语态时受阻。这与文献中关于藏语被动表达方式多样的发现一致——藏语可

通过省略施事、使用非自控动词等多种方式表达被动含义，和英语“be+过去分词”的固定结构有着明显区别。

3.1.3 环境因素与学习策略

四位受访学习者指出，英语使用环境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时态运用能力的提升。一位受访者说：“日常生活中主要用藏语和汉语，不用英语，所以英语学不好。”另一位表示，由于长期不使用英语，学过的词汇和语法都被遗忘。为了弥补语言环境的欠缺，所有受访者都运用多种自主学习方式，包括使用语言学习软件、参加英语角活动、观看英文影视作品，或是尝试与外国朋友交流等。

3.2 困难与语言系统差异的关联

英语有清晰规范的完成体表达，即“have/had+过去分词”。藏语则与之不一样，并不存在功能对等、语法化程度较高的句式。藏语表达完成含义时大多依托语境铺垫和辅助动词完成，这便给学习者带来认知上的难题。学习者习惯用母语的语言逻辑套用英语语法，然而两种语言的表达模式并不能一一匹配。这种不对等的迁移容易产生认知矛盾，进而加大过去分词的习得难度。

被动语态的学习困境也是同理。英语被动语态结构固定、规则统一，依托“be+过去分词”的固定范式即可表达。反观藏语，被动表达形式多元、没有固定标准，体系相对零散。正是因为两套被动体系差异悬殊，学习者很难在母语和英语之间建立清晰的对应关联。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何多数藏族学习者都会觉得，英语被动语态是专属自身的学习重难点。

关于动词形式变化，即规则与不规则动词，学习者的习得困难，不能简单归因于语法体系差异。核心在于时态属性的区别。藏语时态有其相对化特点，这会让藏族学习者难以感知英语绝对时态中，动词形态变化的语用价值。不止母语藏语，第二语言汉语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正如受访学习者所言，国内英语课堂教学、教材和词典，均以汉语为主要媒介。而汉语动词本无时态变化，这一特性会进一步弱化学习者对英语动词形态变化的关注，加重习得难点。

3.3 综合讨论：困难的多维成因与理论意涵

综合上述发现，藏族英语学习者在时态习得方面面临的困难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教学、语言与环境三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教学维度看，应试导向的语法翻译法过度强调动词形式（如“do/did/done”）的机械记忆，却未能帮助学习者理解不同时态形式的语用功能与语境意义。从语言迁移维度看，藏族学习者身处三语习得的特殊语境中，面临着双重迁移压力。一方面，母语藏语的相对时态系统使学习者对英语绝对时态中每个动词必须独立标示时间关系这一规则缺乏直觉敏感度；另一方面，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汉语缺乏动词形态变

化，进一步弱化了学习者对英语动词形式变化的注意力。从环境维度看，藏族地区英语输入和输出机会的匮乏使得课堂成为学习者接触英语的主要渠道。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少数民族三语学习者的语法困难不能简单归因于母语负迁移，而应置于教学媒介语、语言类型距离和社会语言环境所构成的更大系统中加以理解。这一系统性视角对后续教学干预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揭示藏族英语学习者时态习得困难源于教学、语言与环境三重交互：应试教学偏重形式记忆，藏英时态体系（相对时态 vs 绝对时态）及汉语中介语的叠加影响显著，且真实语境匮乏。建议加强藏英对比教学，设计支架式语境任务，增加可理解性输入，并强化元语言意识。此外，本研究样本有限，未来需扩大规模、结合产出数据开展纵向干预研究，以验证成因与教学策略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丹珍央金,张小芳,扎托.藏语与英语动词“时、体”比较初探[J].民族翻译,2015(3):84-87.
- [2]Goldstein, M.C., Rimpoche, G. and Phuntshog, L. 1991. 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3]Saville-Troike, M. 2006. 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Zeisler, B.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5]Zhang, L., Tsung, L. and Zhuoma 2020. Exploring Sustainable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in Minority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12(18).

作者简介：

吕飞（1991.03-），男，汉族，甘肃静宁人，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

刘耀欣（1993.05-），女，汉族，甘肃白银人，文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学、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4-2026年甘肃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学研究项目”《藏-汉-英三语习得中迁移现象个案研究》（GSSKB24-14）的阶段性成果。